

## 人鬼之間

作者：王玉佩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尾仔寮後街那一片墳地，傳說有人碰到鬼。消息一傳開，那條原本人煙稀少，鬼影幢幢的街道，益發行人稀少，過往的車子也大都繞道而行。

每當黃昏日落，黑夜吞噬了大地，尾仔寮便籠罩在一片陰冷的氣氛下，成了一座死城。白天搖曳生姿的枝桠在月光下張牙舞爪，好似由墳中伸出的厲爪。入夜後，磷火四處飛舞，由這個大墳頭飄向那個小墳頭，閃爍不定的青光看的人怵目驚心。

一個冬日陰雨的深夜，李來旺一不留神竟將計程車開上了後街。

「幹！哪路不好走，偏經過這邊。」李來旺用力將唾沫吐出車外，暗罵自己糊塗。

今晚他載了兩個外鄉人到鄰鄉訪友，賺不到兩百元，回來又是空車，原先他是想沿路叫客，才一拐一彎，停停等等，然而一路下來卻沒接著半個乘客，「這種大雨天誰出門嘛！」來旺嘴裡嘀咕著。

人倒楣生意差不說，連腦袋都不聽使喚，剛剛來旺還一再囑咐自己繞過後街回家，可是現在他發覺車子已駛入後街。想折回頭，但繼而一想又認為自己不見得真會那麼倒楣，也就硬下頭皮了。

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雨刷飛快在玻璃窗上拂過來拂過去，灑豆般的雨勢，使來旺眼前的視線越來越模糊。斜立後街上的路燈，泛著幽邈空洞的光芒，街道上寂靜無人，街後邊的墳地隱在一片雨濛濛的暗角裡，來旺故意把眼睛直楞楞放在車前方。

爲了驅散內心的恐懼，他開始計算著今天載了多少客人，不過後街鬧鬼這件事卻不時襲上心頭，使他心神一直處於一種不安狀態。

來旺想著：石油漲了，雖然計程車加了價，但坐車的人一下卻少了好多，再這樣下去該怎麼辦呢？他想到美花一早眼圈紅紅的，不吭一聲掄起木棒拿阿忠出氣的神情，就有股悶氣堵在心頭。生意不好做又不是他的錯，鄉長不也說過這是什麼經濟不景氣，連大城市的那些有錢人都不好過，何況我們這些賺血汗錢的，美花真是個不懂事的女人！

「賭錢，不做生意，你就知道賭，家裡沒錢、沒米，你統統不管！」昨夜一宿沒睡好，夢裡和豬仔打了一夜架，冰冷的床難受極了，翻來翻去總是找不著美花那兩隻溫暖碩大的奶子，醒來卻看到美花嘮叨不停的厚嘴唇翻滾著。才輸了九千塊，美花那張長滿雀斑的尖臉子，竟寒得像冰箱，三尺寬的闊嘴一合一閉嘀咕個沒完沒了，真叫他火冒三丈。

今早就著昨夜的剩菜，草草扒完一碗泡飯，來旺頭也不回便開著車出去了，中飯、晚飯他都沒回家吃，隨便在路邊攤吃了碗麵，一天下來，他總覺得胃裡仍堵著早晨那碗泡飯。

晚上本想再到豬仔那個窩裡玩兩把，也許天公爺可憐他最近壞運氣，會幫幫忙。然而，來旺一再想到昨夜在夢裡與豬仔、狗熊他們大打出手的情形，就洩了氣。

不會玩假吧！狗熊他們還不是經常輸，他們敢戲弄我？不會的，不會的，美花就愛多心，一天到晚怕這個怕那個不相信人，不過，豬仔這傢伙也夠狠，竟真的敢用扁鑽！來旺下意識的摸摸胸口，啊！還有一點痛呢！

「真奇怪，從早起胸口就一直痛的難受！」來旺回想昨夜夢中豬仔凶惡的樣子，還有捅進他胸口那把血淋淋的扁鑽，他忍不住輕笑了起來「幹！」順手在胸口摸了一把。

窗外一片白濛濛，雨勢趕走了來旺初時的恐懼，他心情漸漸放鬆下來，口裡輕哼起「望春風」，就在此時，他的瞳孔中出現了一位白衣的長髮女人，站在遠處一盞街燈下向他急急招手。

「呀！」來旺一聲驚叫，剛放鬆的心情驟然又像拉緊的弓弦，他用力揉揉眼睛，朝原處望去，沒錯，正有個頭髮長及腰部，穿著一身白色衣裙的女人向他招手，李仔上個月碰到的，據說也是這個模樣；「媽呀！」來旺放鬆腳下油門，車子慢了下來，他極目再朝白衣女人站立處望去，但是車外過猛的雨勢阻擋了他大部分的視線。來旺所看到的，只是一團白淒淒的身影，在模糊的黃色燈影下，急速揮動的手臂顯得格外修長；而披散的長髮後面，來旺感覺到的是一張發青慘綠的面孔。

來旺沒有勇氣再繼續注視那白色影子，他轉動方向盤想掉轉車頭，但是手腳卻完全不聽使喚，反而加緊油門朝女人身旁直駛過去。

「快開門啊！快開門啊！」後車窗傳來敲打、叫喚的聲音。「你這個司機怎麼回事，快開門啊！」白影子急切的聲音穿過玻璃進入來旺耳朵，他緊閉雙眼，兩手直打哆嗦「完了，這回完了，真碰上了！」

來旺四肢癱軟在駕駛座上，再也使不出半點力來，一股寒氣打腳心襲上來。從小來旺就愛聽些稀奇鬼怪的故事，這個毛病一直未因長大成人而有所改變，而對那些素不為他所明瞭的另一個世界的事物，內心一直存著莫名的好奇與恐懼。

這白影子，到底是善鬼？還是惡鬼？會不會是冤鬼？媽呀！這樣的天氣還跑出來瞎逛，八成好不了。來旺一個勁的低頭暗自盤算，玻璃窗發出一陣陣的敲擊聲，一聲緊似一聲，急急拉扯著來旺七上八下的心房，最後他再也熬不下去了。一咬牙，右手拉動後門控制器。

門開了，白衣女人迅速的飄進後車座。

「你這個人搞什麼鬼，叫了半天還不開門，你存心叫我被雨淋死啊！」白衣女人帶著一頭一臉的雨水，埋怨聲在濕漉漉的車廂散發出幾分霉味，

來旺不敢回聲，鼻管只發出嗯、嗯、嗯的聲音，右腳一使勁，車子飛箭似的往前射了出去。

「喂！我要到十字街拐腳的歸西村。」白衣女人指明來路，幽邃的聲音透著幾分焦慮。

「快，開快點，那個死鬼我看他早晚死在牌桌上。」白衣女人狠咬銀牙，發出猶似兩塊空心木互擊的怪異聲：「今天一定要他好看，不拿出點手段，他還以為我真管不了他了，夭壽短命的！」

來旺直覺後座的白衣女人正在搥胸頓足，一臉不高興的揮動瘦骨嶙峋的烏爪。

嗯！果然不錯，她真是個兇鬼！

十字路，歸西村，來旺甩甩腦袋，媽呀！真遇上邪門了，怎麼去歸西這鬼地方。

歸西村位在尾仔寮西邊，在太平山山腳，是個僅住了二十來戶的小村落，十分荒涼，村民日常靠種蕃薯維生，村民天沒亮就到田裡去，日頭一下山，就進入夢鄉，與鄰近的尾仔寮早晚熱鬧的景象大不相同。

當然，歸西村也並非全無令人稱頌之處，在村尾有一大片野墳地和一家前年才興建完工的火葬場，使該村平添不少與眾不同的生氣。附近百里，一有人過世，除少數有錢的大戶人家外，十之八九都葬到這兒。這兒的規模和尾仔寮後街的「貴族之家」相比，可是另有一番風味，原先該村因位在西邊的方向，隨著落日歸西而得名的村名，卻由於這後來居上的特殊巧合，而有了另一種深沉的意義。

來旺忽然想到死去的阿林嬌，阿林嬌前年犯了肝病死了，葬在歸西村的大墳地裡，沒三天就回來託夢吵著要搬家，據阿林叔說，阿林嬌嫌那裡吵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吵架的吵架，打架的打架，還有打麻將，推牌九的吆喝聲，吵的她無法安眠，得了精神衰弱症。

來旺約摸記得，阿林叔那一陣子被阿林嬌擾得焦頭爛額，最後只得賣掉一分田，將阿林嬌搬回尾仔寮後街。

最近，來旺又聽說歸西村那邊賭得很厲害，村裡那個每天只知道嚼檳榔的李警員，如今早晚一幅忙碌樣，說什麼要一網打盡那邊的賭場。李警員揮舞著小拳頭，一副大警探的樣子，看起來真好笑。雞仔也曾偷偷告訴他，那邊的牌局有玩頭，比起豬仔的小窩強上幾百倍。

「哪來的牌搭子？」每當來旺納悶不解時，雞仔總神秘兮兮的回說：「外地人，個個有錢的。」來旺心理早就下定決心要到歸西村去玩上一玩，現在一聽後座的女人竟要到歸西去，他汗毛陡豎三丈，早把當初去玩兩把的想法忘的一乾二淨，腦袋裡浮現出的只是歸西村東邊那塊鬼氣森森的墳頭。這樣暗的夜晚，還有膽子去那地方，不用說，一定有問題。

越想越怕，最後來旺心一橫按捺住內心的疑懼，微抬雙眼朝斜前方的後視鏡裡睨去，呀！怎麼後面空空沒有人。

來旺用力一揉眼再看，這才發覺長髮披肩的白衣女人，原來是她蜷曲在後座靠右邊的車門邊，頷首低頭像是睡去了，一頭烏黑的長髮披散在臉上、胸前，來旺沒待看清楚她的五官，就忙不迭的收回目光。禁不住打了個冷顫。幹！莫怪昨晚夢裡不吉利，被豬仔捅一刀，真衰！他再一次撫摸胸口，還痛著呢！

「唉！」一聲幽長嘆息，好似發自遙遠的深谷，來旺覺得右肩胛上有一隻陰柔的手臂伸上來：「不是這條路，你走長明街那條小路比較快。」來旺一身冷汗，雙手掌緊握方向盤，腦袋似搗蒜般點著，口裡想要答應「是、是、是」，但結果卻只由鼻管裡發出低微的嗯聲。

整條路上冷清清的，窗外的雨漸漸小了下來，雨刷一左一右得仍飛快的刷洗車窗上的玻璃，兩盞暗黃的車燈灑在凹凸不平的石頭路面上，顯得格外黯然無力，兩旁退後的樹木，黑幢幢影子晃呀晃的，脫了根似的向後移動，眼看著幾乎快欺到來旺的頭頂。

路怎麼越走越長？來旺焦慮的望向窗外，後座的白衣女人不時發出幽長的嘆息、埋怨聲，而那一頭長髮始終掩蓋了大半的臉頰，來旺隱約了解她是在怨懟她那好賭的丈夫。

到了歸西村怎麼辦？萬一碰上了一群……，那才是真完了。來旺思前想後，苦惱著。

終於他想到一個脫身之計。他乾著嗓子咳嗽兩聲，略扁身，臉朝前方開口道：「小--小姐，我想--我想先拿玩具回家。」

來旺嚙嚙說著話，白衣女人似乎沒聽見，未答腔，他小心翼翼的將聲音放大，朝女人再說道：「小姐，我先回家一趟好不好？」

白衣女人嗯了兩聲，緩緩抬起一直低垂的頭顱，輕聲的說：「你說什麼？我沒聽清楚！」

「咳！咳！我的意思是，我幫兒子買了一架玩具飛機，我想先給他送回去，再送你到歸西村，不會耽誤時間的，反正順路嘛！」來旺討好的乾笑兩聲：「順路嘛！絕對不會耽誤你的事！」

白衣女人沉默不語，半晌，她沉吟著，後來又好似下了決心說道：「好吧！你得快一點！」

來旺精神一振，趕緊猛加油門折回到回家的路上。

到家就好了，到時溜之大吉，一切不都解決了嗎？來旺越想越高興，轉了幾個大彎，過了兩條大路，巷口王仔嫂的擔仔麵還沒收攤，他把車停在巷口，向白衣女人胡亂說聲：「我去去就來。」跳下車飛快的奔進巷裡，幾秒鐘便消失在巷子右手邊第六家的黃漆大門裡。

一直不見來旺出來，白衣女子不耐的看看腕表，算算已經去了半個鐘頭了。她終於推開車門，逕自走進巷子，挨家挨戶的找著，最後她停在一家黃漆大門前，沒錯，就是這家，她清楚的記得，剛才司機是跑進這家大門的。女人牽動嘴角露出一朵笑花，目光瞥見道門上貼著一張寫著「忌中」

的白紙，墨跡已有些泛灰，白紙上雨跡斑駁。

「叮噠！」

大門開了，一個長滿雀斑、尖臉盤的矮女人立在門口，右髮髻插著一朵小白花，眼泡腫腫的。

「請問，這兒是不是有個計程車司機，他要送我到歸西村，怎麼還不出來啊？」白衣女人問。

「什麼？」尖臉女人一臉詫異：「什麼司機？沒有啊！」「小姐，你是不是弄錯了！」

「不會錯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就是這一家。」白衣女人搖搖頭，一副不信的樣子還探頭朝裡間望。

尖臉女人一垮臉說：「小姐，我怎麼會騙你，我先生以前的確是開計程車的，但是，但是---他上星期死了，被那群賭鬼害死了，他死的好慘喔！嗚--嗚--」尖臉女人說著傷心的哭起來，然後掩面奔回房裡。

白衣女人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，顯得不知所措，她忙跟著那女人後面追進去，只見客廳裡香煙裊裊，八仙桌上鮮花素果，正供著一幅照片，她緩緩走上前去端詳照片上的人，哎呀！竟是那開計程車的。

「怎麼回事？這是怎麼回事啊？」白衣女人大驚失色，口裡禁不住的大聲嚷著：「見鬼啦！見鬼啦！」然後急急忙忙衝出巷口，身影一下子就消失在濛濛漆黑的雨夜裡。

【本文選自王玉佩《水泥蟲》小說集，春暉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二年一月】

## 導讀：

作者王玉佩，現任教正修科技大學，美國中央密蘇里州立大學碩士，曾任公職、報社記者、副刊編輯、主任，中國文藝協會南部分會理事長，曾多次獲全國性（散文類及小說類）文學獎；著有：小說集/《水泥蟲》、《枝頭上的烏鴉》、《美國仙丹》、《維納斯的夢魘》、《桃花記源》；散文集/《深情》、《明月天地心》、《春天的感覺》、《風景人生》等十餘冊，諸多作品被收錄於文學選集及國高中課外讀本中。

〈人鬼之間〉主要藉由計程車司機與女乘客相遇的情節，以人鬼角色的混淆，表達真假不分的主題。故事一開始作者先鋪陳一個可能遇鬼的場景，接著女鬼(乘客)出現，中間藉由對話、描述司機的恐懼、女鬼的形象，直到司機逃回家，女鬼下車尋找司機，情節一步步拉緊推向高潮，最後場景急轉直下，到底誰才是真正的鬼？是司機？還是女乘客？作者留給讀者十分有趣的想像空間。

作家維吉妮亞吳爾在〈我們應當怎樣讀書？〉一文中認為：「對於閱讀唯一的建議，就是不要聽取任何建議，只需依照自己的直覺，運用自己的理智，得出屬於自己的結論。」不過作為一位小說閱讀者，在依據以上閱讀方式前，仍應對小說具備的元素有所了解，才有可能採用上述看法去有效的欣賞小說。

一篇小說首先要注意主題的表達，主題是一篇小說的生命，是作者欲表達的心中思想（往往主題的表達是「意在言外」）。這種中心思慧的傳達，有賴故事的安排佈局，情節的鋪陳。一篇好的小說，故事的發展要精采，令讀者有迫不及待要閱讀下去的衝動。基本上，一個好小說家應該是個說故事的高手。情節的安排是通過開場、過場，推向高潮衝突，再結尾。小說篇幅越長，則更應拋出一個接一個較多的衝突去推展情節，直到收尾。

通常開場要具吸引力，日本作家小泉八雲曾說：「絕對不要在開頭的地方開頭。」當然許多名著未必如此，尤其是長篇小說。不過一般短篇小說可在情節將進入衝突高潮前切入開場，如此走筆，小說才較不會顯得拖拉，也易吸引讀者目光。此外在開場文字中要有為後續情節提出暗示性的必要；而高潮則是透過「過場」順理成章發展而成；當情節到達衝突高潮的頂點，便是結尾最好的時點。

小說的寫法，一般採用順敘法、逆敘法及參差法；情節可以以單線式、多線式及複合式進行。

小說中人物(角色)的塑造也是小說成敗的關鍵。一般小說人物取材現實，再經過作者想像塑造而成。小說中刻劃成功的角色常常成為社會中，典型永恆的人物，如紅樓夢中的林黛玉。佛斯特曾將小說人物分為立體人物及扁平人物。立體人物個性複雜，須費較多筆墨才能呈現；扁平人物則是個性單純，簡單幾筆便可描繪清楚。一般短篇小說中，立體人物最多一、二人，不宜太多，其餘應為扁平人物，否則主角與配角紊亂，模糊了主從關係。

小說的敘述觀點也十分重要。小說敘述觀點，簡單的說，就是作者以什麼角度來說故事。一般常用的敘述觀有：一、全知全能觀：中國古典小說大都採此，作者猶如說書人。二、第三人稱全知觀點：全面觀照，再擇一、二位主角進入內心刻劃。三、第一人稱自知觀點：小說中以「我」來說故事。四、第一人稱旁知觀點：「我」是旁觀者，不是主角。

作者一般根據題材及主題，選擇適當的敘述觀。一旦選定採用，要努力維持寫到結尾，不可三心二意隨意胡亂變換敘述觀。當然為求主題更深刻的表達，也有採用多種敘述觀的，此時更要注意轉換的規律。例如「紅樓夢」中人物雖多，但處理敘述觀一級棒，十分值得學習。

至於小說文字、作者要有相當文字表達功夫，除了故事的推展，更能精準的描述小說人物的形象、對話，注意是否符合人物的身份背景、性格，

一個都市人與一個鄉下人所使用的語彙是絕對不會相同。

### 品味時間：

1. 試就導讀內容，分析〈人鬼之間〉的小說技法。
2. 試討論〈人鬼之間〉的主題為何？文中計程車司機及女乘客到底那一位是真的鬼？
3. 人物、故事、主題，在一篇小說中有何關係？
4. 試選讀三至五篇短篇小說，分析其技法。